

新文學選集第二輯

# 茅盾選集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編  
開明書店出版

新文學選集

茅盾選集

開明書店

# 茅 盾 選 集

〔乙 種 本〕

每冊定價 11,000 元

32 開本 292 定價頁

---

|       |                                    |
|-------|------------------------------------|
| 著 者   | 茅 盾                                |
| 編 輯 者 |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
| 主 編   | 茅 盾                                |
| 出 版 者 | 開 明 書 店<br>(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60 號)         |
| 印 刷 者 | 新 華 印 刷 廠                          |
| 發 行 者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br>聯合組織<br>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

1952 年 4 月初版

分類 12 霍號 8855(譯)

1952 年 9 月乙種本初版(1-10000)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作 者 像  
(一九五一年攝於北京)

## 編輯凡例

一·此所謂新文學，指「五四」以來，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而言。如果作一個歷史的分析，可以說，現實主義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為舊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為新現實主義）這兩大類。新文學的歷史就是從批判的現實主義到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便有了一個新的更大的發展，並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最高指導原則。

二·現在這套叢書就打算依據這一歷史的發展過程，編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以便青年讀者得以最經濟的時間和精力獲得新文學發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識。本來這樣的選集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按照作品時代先後，成一總集，又一是個別作家各自成一選集，這兩個方式互有短長，現在所採取的，是後一方式。這裏還有兩個問題須要加以說明。第一，這套叢書既然打算依據中國新文學的歷史發展的過程，編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換言之，亦即企圖藉本叢書之助而使讀者能以比較經濟的時間和

精力對於新文學的發展的過程獲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識，因此，我們的選輯的對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們。這一個範圍，當然不是絕對的，然而大體上是有這麼一個範圍；並且也在這一點上，和人民文藝叢書作了分工。第二，適合於上述範圍的作家與作品，當然也不止於本叢書現在的第一、二兩輯所包羅的，我們的企圖是，繼此以後，陸續再出第三、四……等輯，而使本叢書的代表性更近於全面。

三·本叢書第一、二兩輯共包羅作家二十四人，各集有爲作家本人自選的，也有本叢書編委會約請專人代選的，如已故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每集都有序文。二十餘年來，文藝界的烈士也不止於本叢書所包羅的那幾位，但遺文搜集，常苦不全，所以現在就先選輯了這幾位，將來再當增補。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一九五一年三月，北京

## 自序

我的第一部小說是幻滅。這是個中篇，寫於一九二七年秋天。其後，一半由於友人的鼓勵，一半也由於我沒有在社會上找到公開職業之可能，只得賣文維持生活，於是又寫了第二和第三個中篇——動搖和追求。就是這樣，我走上了職業的寫作這條路了。

幻滅等三部小說（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月寫作）是有若干生活經驗作爲基礎的。一九二五—二七，這期間，我和當時革命運動的領導核心有相當多的接觸，同時我的工作崗位也使我經常能和基層組織與羣衆發生關係，因此，按理說，我應當有可能了解全面，有可能作比較深刻的分析，然而，表現在幻滅和動搖裏面的對於當時革命形勢的觀察和分析是有錯誤的，對於革命前途的估計是悲觀的；表現在追求裏面的大革命失敗後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動態，也是既不全面而且又錯誤地過分強調了悲觀、懷疑、頹廢的傾向，且不給以有力的批判。

當我寫這三部小說的時候，我的思想情緒是悲觀失望的。這是三部小說中沒有出現肯定的正面人物的主要原因之一。（總算起來，在這三部小說中，一共寫了三十左右的人

物，但只有一個人物算得上肯定的正面人物，那就是動搖中的李克，可是這個李克在動搖中只出現了一會兒，他不是主要人物。）一九二五——二七年間，我所接觸的各方面的生活中，難道竟沒有肯定的正面人物的典型麼？當然不是的。然而寫作當時的我的悲觀失望情緒使我忽略了他們的存在及其必然的發展。一個作家的思想情緒對於他從生活經驗中選取怎樣的題材和人物常常是有決定性的：這一個道理，最初我還不承認，待到憬然猛省而深悔昨日之非，那已是追求發表一年多以後了。

三人行（也是一個中篇）就在認識了這樣的錯誤而且打算補救這過去的錯誤這樣的動機之下，有意地寫作的。結果如何？失敗。三人行寫的是青年學生，而我在當時，實在沒有到學校去體驗生活的可能，也很少接觸青年學生；既沒有「體驗」，也缺乏「觀察」，因而這一個作品是沒有生活經驗的基礎的。這一作品的故事不現實，人物概念化，構思過程也不是胸有成竹，一氣呵成，而是零星補綴。這些，都是這部小說的致命傷。正因為這些創作方法上的缺陷和錯誤，所以作者的主觀企圖雖然想用兩個否定人物來陪襯一個肯定的正面人物，而結果這三個人物都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徒有革命的立場而缺乏鬥爭的生活，不能有成功的作品：這一個道理，在三人行的失敗的教訓中，我算是初步的體會到了。



但更深刻地認識到這個真理，則在寫作子夜以後。這一部小說的準備工作，算是比較做得多的。這一部小說寫的是三個方面：買辦金融資本家，反動的工業資本家，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羣衆。三者之中，前兩者是直接觀察了其人與其事的，後一者則僅憑「第二手」的材料，——即身與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這樣的題材的來源，就使得這部小說的描寫買辦金融資本家和反動的工業資本家的部分比較生動真實，而描寫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羣衆的部分則差得多了。但最大的毛病還在於：一，這部小說雖然企圖分析並批判那時的城市革命工作，而結果是分析與批判都不深入；二，這部小說又未能表現出那時候整個的革命形勢。原來的計劃是打算通過農村（那是革命力量正在蓬勃發展的）與城市（那是敵人力量的比較集中因而也是比較強大的）兩者的情況的對比，反映出那時候的中國革命的整個面貌，加強革命的樂觀主義，所以在小說的第四章就描寫了農村的革命力量包圍了並且拿下了一個市鎮，作爲伏筆，但這樣大的計劃，非當時作者的能力所能勝任，寫到後半，只好放棄，而又不忍割捨那第四章，以至它在全書中成爲游離的部分，破壞了全書的有機的結構，這尙是小事，而不能表現出整個的革命形勢，則是重大的缺陷。子夜的寫作過程給我一個深刻的教訓：由於我們生長在舊社會中，故憑觀察亦就可以描寫舊社會的人物，但要描寫鬥爭中的工人羣衆則首先你必須在他們中間生活過，否則，不論你的「第二

手」材料如何多而且好，你還是不能寫得有血有肉的。

上面說的，是我寫作的摸索過程，也是思想改變的過程，這過程到現在還沒有完。

至於短篇小說，我寫得不多。因為我覺得寫短篇小說並不是容易的事，或許比寫長篇還難些。我自己知道，我所寫的短篇，嚴格說來，極大多數並不能做到短小精悍而意味深長。我的許多短篇小說還不是「生活的橫斷面」的表現。我認為：如果看到了一事一物具有所謂「故事性」或典型性而馬上提筆寫一個短篇，也許可以寫的很動人，但不能保證一定耐人咀嚼，即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橫的方面，如果對於社會生活的各環節茫無所知，在縱的方面，如果對於社會發展的方向看不清楚，那麼，你就很少可能在繁複的社會現象中恰好地選取了最有代表性、典型性的，即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性的一事一物，作為短篇小說的題材。對於全面茫無所知，就不可能深入一角：這是我在短篇小說的寫作方面所得到的一點經驗教訓。我坦白地說，選在這本集子裏八、九篇小說都是「瑕瑜互見」，乃至「瑜不掩瑕」的東西。而且這八、九篇的題材又都是小市民的灰色生活，即使有點暴露或批判的意義，但在今天這樣的新時代，這些實在只能算是歷史的灰塵，離開今天青年的要求，不啻十萬八千里罷？至多，也不過告訴今天的讀者，從前曾經有過這樣灰色的人生，因而今天的燦爛蓬勃的新生活是彌足珍重而已！

一個人有機會來檢查自己的失敗的經驗，心情是又沈重而又愉快的。爲什麼痛快呢？爲的是搔着自己的創傷，爲的是能够正視這些創傷總比不願正視或視而不見好些。爲什麼沈重呢？爲的是雖然一步一步地逐漸認識了自己的毛病及其如何醫治的方法，然而年復一年，由於自己的決心與毅力兩俱不足，始終因循拖延，沒有把自己改造好。數十年來，漂浮在生活的表層，沒有深入羣衆，這是耿耿於心，時時疚悔的事。年來常見文藝界同人競訂每年寫作計劃，我訂什麼呢？我想：我首先應當下決心訂一個生活計劃：漂浮在上層的生活必須趕快爭取結束，從頭向羣衆學習，澈底改造自己，回到我的老本行。自然，也不敢說這樣做了以後一定能寫出差強人意的東西來，但既然這是正確的道路，就應當這樣走！

茅盾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北京。

## 目次

|               |     |
|---------------|-----|
| 編輯凡例·····     | 5   |
| 自序·····       | 7   |
| 春蠶·····       | 一   |
| 林家鋪子·····     | 三〇  |
| 趙先生想不通·····   | 八一  |
| 微波·····       | 九二  |
| 夏夜一點鐘·····    | 九六  |
| 第一個半天的工作····· | 一〇五 |
| 官倉裏·····      | 一二五 |
| 兒子去開會去了·····  | 一二六 |
| 列那和吉地·····    | 一三四 |
| 脫險雜記·····     | 一五五 |

## 春 蠶

老通寶坐在「塘路」邊的一塊石頭上，長旱煙管斜擺在他身邊。「清明」節後的太陽已經很有力量，老通寶背上熱烘烘地，像背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縴的快班船上的紹興人只穿了一件藍布單衫，敞開了大襟，彎着身子拉，額角上黃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

看着人家那樣辛苦的勞動，老通寶覺得身上更加熱了；熱的有點兒發癢。他還穿着那件過冬的破棉襖，他的夾襖還在當舖裏，卻不防纔得「清明」邊，天就那麼熱。

「真是天也變了！」

老通寶心裏說，就吐一口濃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條「官河」內，水是綠油油的，來往的船也不多，鏡子一樣的水面這里那里起了幾道皺紋或是小小的渦旋，那時候，倒影在水裏的泥岸和岸邊成排的桑樹，都攪亂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會很長久的。漸漸兒那些樹影又在水面上顯現，一彎一曲地蠕動，像是醉漢，再過一會兒，終於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頭模樣的桎枝頂都已經簇生着小手指兒那麼大的嫩綠葉。這密密層層的桑

樹，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像沒有盡頭。田裏現在還只有乾裂的泥塊，這一帶，現在是桑樹的勢力！在老通寶背後，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靜穆的，在熱烘烘的太陽光下，似乎那「桑拳」上的嫩綠葉過一秒鐘就會大一些。

離老通寶坐處不遠，一所灰白色的樓房蹲在「塘路」邊，那是繭廠。十多天前駐紮過軍隊，現在那邊田裏留着幾條短短的戰壕。那時都說東洋兵要打進來，鎮上有錢人都逃光了，現在兵隊又開走了，那座繭廠依舊空關在那里，等候春繭上市的時候再熱鬧一番。老通寶也聽得鎮上小陳老爺的兒子——陳大少爺說過，今年上海不太平，絲廠都關門，恐怕這裏的繭廠也不能開，但老通寶是不肯相信的。他活了六十歲，反亂年頭也經過好幾個，從沒見過綠油油的桑葉白養在樹上等到成了「枯葉」去餵羊吃；除非是「蠶花」不熟，但那是老天爺的「權柄」，誰又能夠未卜先知？

「纔得清明邊，天就那麼熱！」

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拳上怒茁的小綠葉兒，心裏又這麼想，同時有幾分驚異，有幾分快活。他記得自己還是二十多歲少壯的時候，有一年也是「清明」邊就得穿夾，後來就是「蠶花廿四分」，自己也就在這一年成了家。那時，他家正在「發」，他的父親像一頭老牛似的，什麼都懂得，什麼都做得，便是他那創家立業的祖父，雖說在長毛窩裏吃過苦頭，卻也愈老

愈硬朗。那時候，老陳老爺去世不久，小陳老爺還沒抽上鴉片煙，「陳老爺家」也不是現在那麼不像樣的。老通寶相信自己一家和「陳老爺家」雖則一邊是高門大戶，而一邊不過是種田人，然而兩家的運命好像是一條線兒牽着。不但「長毛造反」那時候，老通寶的祖父和陳老爺同被長毛擄去，同在長毛窩裏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們倆同時從長毛營盤裏逃了出來，而且偷得了長毛的許多金元寶——人家到現在還是這麼說；並且老陳老爺做絲生意「發」起來的時候，老通寶家養蠶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間掙得了二十畝的稻田和十多畝的桑地，還有三開間兩進的一座平屋。這時候，老通寶家在東村莊上被人人所妬羨，也正像「陳老爺家」在鎮上是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可是以後，兩家都不行了；老通寶現在已經沒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塊錢的債；「陳老爺家」也早已完結。人家都說「長毛鬼」在陰間告了一狀，閻羅王追還「陳老爺家」的金元寶橫財，所以敗的這麼快。這個，老通寶也有幾分相信：不是鬼使神差，好端端的小陳老爺怎麼會抽上了鴉片煙？

可是老通寶死也想不明白爲什麼「陳老爺家」的「敗」會牽動到他家。他確實知道自家並沒得過長毛的橫財。雖則聽死了的老頭子說，好像那老祖父逃出長毛營盤的時候，不巧撞着了一個巡路的小長毛，當時沒法，只好殺了他，——這是一個「結」，然而從老通寶懂事以來，他們家替這小長毛鬼拜懺念佛燒紙錠，記不清有多少次了。這個小冤魂，理

應早投凡胎。老通寶雖然不很記得祖父是怎樣「做人」，但父親的勤儉忠厚，他是親眼看見的；他自己也是規矩人，他的兒子阿四，兒媳四大娘，都是勤儉的。就是小兒子阿多年紀青，有幾分「不知苦辣」，可是毛頭小伙子，大都這麼着，算不得「敗家相」……

老通寶擡起他那焦黃的皺臉，苦惱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條河，河裏的船，以及兩岸的桑地。一切都和他二十多歲時差不了多少，然而「世界」到底變了。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南瓜當飯吃一天，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塊錢的債。

鳴！鳴，鳴，鳴，——

汽笛叫聲突然從那邊遠遠的河身的彎曲地方傳了來。就在那邊，蹲着又一個繭廠，遠遠望去隱約可見那整齊的石「幫岸」。一條柴油引擎的小輪船很威嚴地從那繭廠後駛出來，拖着三條大船，迎面向老通寶來了。滿河平靜的水立刻激起潑刺刺的波浪，一齊向兩旁的泥岸捲過來。一條鄉下「赤膊船」趕快攏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茅草，船和人都好像在那里打秋千。軋軋的輪機聲和洋油臭，飛散在這和平的綠的田野。老通寶滿臉恨意，看着這小輪船來，看着牠過去，直到又轉一個彎，鳴鳴鳴地又叫了幾聲，就看不見。老通寶向來仇恨小輪船這一類洋鬼子的東西！他從沒見過洋鬼子，可是他從他的父親嘴裏知道老陳老爺見過洋鬼子，紅眉毛，綠眼睛，走路時兩條腿是直的。並且老陳老爺也是很恨洋



鬼子，常常說「銅鈔都被洋鬼子騙去了」。老通寶看見老陳老爺的時候，不過八九歲，——現在他所記得的關於老陳老爺的一切都是聽來的，可是他想起了「銅鈔都被洋鬼子騙去了」這句話，就彷彿看見了老陳老爺捋着鬚子搖頭的神氣。

洋鬼子怎樣就騙了錢去，老通寶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陳老爺的話一定不錯。並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從鎮上有了洋紗，洋布，洋油，——這一類洋貨，而且河裏更有小火輪船以後，他自己田裏生出來的東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錢，而鎮上的東西卻一天一天貴起來。他父親留下來的一份家產就這麼變小，變做沒有，而且現在負了債！老通寶恨洋鬼子不是沒有理由的！他這堅定的主張，在村坊上很有名。五年前，有人告訴他，朝代又改了，新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老通寶不相信。爲的他上鎮去看見那新到的喊着「打倒洋鬼子」的年青人們都穿了洋鬼子衣服。他想來這夥年青人一定私通洋鬼子，卻故意來騙鄉下人。後來果然就不喊「打倒洋鬼子」了，而且鎮上的東西更加一天一天貴起來，派到鄉下人身上的捐稅也更加多起來。老通寶深信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幹的。

然而更使老通寶去年幾乎氣成病的，是繭子也是洋種的賣得好價錢；洋種的繭子，一擔要貴上十多塊錢。素來和兒媳總還和睦的老通寶，在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兒媳四大娘去年就要養洋種的蠶。小兒子跟他嫂嫂是一路，那阿四雖然嘴裏不多說，心裏也是要洋